

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相信每個人都曾經對著電視機落淚、或者開懷大笑。

民視新聞部的辦公室裡，有一整面的電視牆，守著電視機觀看新聞報導，是記者的習慣、也是例行工作。十二月暖陽的上午，電視螢幕出現了一位記者在四川探訪熊貓復育的情形，模樣如玩具般的熊貓乖乖地坐在記者身旁，一動也不動，而當記者拿起麥克風介紹當地復育現況時，熊貓突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搶走了記者手中的麥克風；這突如其來的舉動，讓探訪記者哈哈大笑、當場 NG，當然更讓電視機前的我們，因這逗趣的一幕，笑到合不攏嘴。但是緊接著，主播以快報的方式，插播一則新聞：台北縣北城醫院發生護士替小嬰兒打錯疫苗的意外事件，由於小嬰兒的抵抗力太弱，根本承受不起“注射錯疫苗”的失誤，而瀕臨死亡邊緣。這則新聞快報，讓新聞部同仁的心情頓時陷入谷底。

我訝異地發現：前後不到一分鐘，一則饒富趣味的新聞和一則充滿哀傷情緒的新聞，不但讓觀眾情緒隨之高低起伏；同時，被挑起或喜、或悲的情緒，甚至有可能持續好一陣子。尤其遇到重大悲劇新聞（如桃園大園空難、美國九一一攻擊事件）或一般社會案件（如跳樓自殺、車禍意外），電視新聞呈現殘不忍睹、家人呼天搶地的畫面，往往很容易造成社會大眾的「集體悲傷」。

2001 年，我赴美國紐約從事有關「新聞查證」的研究工作，巧遇「九一一世貿攻擊事件」。猶記得當天早上，我一面撥著電話向台灣的家人報平安，一面盯著電視新聞 CBS 的連線轉播，原本為世貿大樓起火的畫面，剎那間，整棟大樓應聲垮下；突如其來的震撼，讓我拿著話筒，久久說不出話來，只聽見電視新聞主播不斷高呼「OH, MY GOD!」。事件發生後的很長一段時間，美國各電視頻道中斷所有廣告及娛樂性節目，不斷重播「九

一一世貿攻擊事件」，讓紐約市民陷入很長的一段「集體悲傷期」。我印象最深的是，紐約的彼得珍尼斯兒童特殊醫院精神科醫師表示，對小朋友來說，每重播一次飛機衝撞世貿大樓的畫面，就表示大樓又遭到另外一次新的攻擊。這樣的說法，是熟悉電視媒體環境的大人們很難想像、也很容易疏忽的。同樣地，成人長期接受電視新聞「悲劇畫面」的刺激，有沒有可能產生連我們自己都無法想像、毫不自覺的後遺症？

電視新聞畫面究竟如何影響觀眾情緒？Freedberg（1989）曾說，強烈而令人訝異的視覺力量，激發出“讓人讚賞、敬畏、恐怖或慾望的狀態”。1938年美國哥倫比亞廣播網（CBS）播出「War of the Worlds」，內容描述火星人進攻地球、並以武力威脅地球上的人類；由於演出太過逼真，使得成千上萬在收音機旁的聽眾驚惶失措，整個美國陷入焦慮與恐慌的狀態之中。有趣的是，這樣的情境完全是由媒體所創造、虛擬出來的。「火星人進攻地球」事件，只是透過收音機的聽覺接收就能引發美國社會陷入集體焦慮、恐慌的狀況，遑論“聲、光、色”效果俱佳的電子媒體，其所引爆的影響勢必更駭人；畢竟，視覺印象造成的衝擊是書寫文本無法比擬的。

視覺的恐慌比聽覺的恐慌大上四倍。Lazarus & Lazarus (1994) 指出：人體所有感官知覺當中，視覺是最豐富、最具有刺激性的，透過視覺的接受，必然產生與畫面相對應的情緒。2003年亞洲地區爆發 SARS 疫情，和平醫院護士因為目睹病人上吊自殺，心智年齡退化至六、七歲。九二一地震救援期間，許多軍人因為搬運屍體、親眼目睹民眾慘死的景象，因而需要接受長期的心理治療。Taylor（1998）也曾指出：恐怖事件可能會造成目睹者一輩子的心理狀態，如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目睹慘事的 E 先生（Private E），那些腦海中無法抹滅的恐怖印象，導致他一輩子眼睛永遠腫脹。究竟，視覺引發的驚恐會造成多大的心理衝擊？電視影像具有「真實效應」的特質，再加上台灣的電視環境偏愛「羶色腥」素材，觀眾長期處於“強迫性視覺恐慌”的壓力下，會導致多少無法彌補的後遺症？身為電視新聞工作者，我希望針對「悲劇性新聞」對觀眾的心理衝擊做深入研究，並期許能對現今的電視新聞媒體提供些許的參考價值。

第二節 問題意識與研究目的（聲音與影像的戰爭）

墨西哥導演 Alejandro Gonzalez Inarritu 所執導的電影「九一一事件簿」，整整十一分九秒長度的電影，全部都是黑畫面，只有強烈的背景聲音，卻能夠明顯呈現紐約世貿大樓被攻擊的經過，包括民眾尖叫奔逃、被劫機的乘客打給家人的最後一通電話錄音：“老公，我愛你”、“女兒，我永遠愛你”，接下來是救護車、警車的警鈴聲不斷來回穿梭、同時夾雜著現場極度混亂的聲音。偌大的電影螢幕持續著長達十一分鐘的全黑畫面，然而觀眾依舊可以強烈感受到「九一一世貿攻擊事件」發生過程的震撼與悲慟。

香港導演吳宇森所執導的 Face Off（中文譯為「變臉」），影片中有一段相當激烈的槍戰，男主角為了不讓小兒子受到驚嚇，於是把放著流行樂的耳機戴在兒子耳旁。接下來的電影畫面是警方與黑道兩方人馬炮火猛烈的槍戰，有趣的是，觀眾聽不到任何刺耳的槍聲，只有小男生耳機裡傳出歌手 Whitney Houston 的優美嗓音。暴力畫面，原來也可以處理得如詩一般地優雅。

悲劇性新聞畫面有沒有可能更“柔和”，而不是只有哀嚎與悲情呢？

電子媒體處理災難新聞時，習慣剪輯的畫面包括：災難現場、哀傷慟哭的家屬、救護車的警鈴聲、醫院急診室等等，但是，當記者因案發地點偏遠或其他因素而沒有捕捉到災難現場的畫面時，往往只能剪輯後續、或是相關場景的畫面。舉例而言，當火災現場的火勢持續較久，且攝影記者即時趕到時，那麼報導的畫面往往是最真實、最具感官刺激的現場景象；萬一火勢持續時間短，觀眾就只能看到大火撲滅後、現場焦黑的景象、或是急診室搶救受災民眾的後續報導。換言之，火勢猛烈的畫面可以剪輯成一則新聞；沒有烈火、焦黑一片的現場，同樣可以做成一則報導。簡單地說，同樣的新聞事件，可以有不同的呈現方式，至於決定的關鍵：一是攝影記者拍攝的素材，二是剪接師（或攝影記者）在剪輯最後一刻的決定權。

唯有“親眼目睹”災難，才會有更強烈的心理衝擊。桃芝颱風讓南投鹿谷鄉和雅村慘遭滅村的命運，二、三十戶人家被埋在巨石堆中，但許多觀眾對此新聞的印象可能遠遠不及八掌溪六位民眾被溪水衝走所帶來的震撼。為什麼？因為觀眾透過電視台的現場轉播“親眼目睹”八掌溪悲劇，但沒有任何一家電視台拍攝到和雅村當晚土石流肆虐的現場狀況，觀眾只能看到羅娜溪河床上堆滿石頭，怪手不停挖掘、搜救的後續景象。滅村，是何等慘絕人寰的悲劇，為何在台灣社會卻未引發如八掌溪事件的衝擊力？原因就在於觀眾並沒有“親眼目睹”事件發生過程，無法“感同身受”。



圖一：實況轉播「八掌溪事件」



圖二：桃芝颱風 和雅村滅村

這裡，引發了我的好奇：如果一則災難新聞的內容相同，卻賦予不同的畫面剪輯，那麼觀眾是不是會產生完全迥異的情緒反應？簡單地說，如果八掌溪事件的報導，缺少了那六位民眾被激流衝走的畫面，觀眾的心裡是不是會好過一些？

事實上，一則新聞的製作有很多不同的手法：毫無修飾的現場轉播是一種；畫面經過篩選、剪輯的新聞是一種；經過後製特效加工的，又是另外一種。同樣一則新聞，可以有不同的畫面處理、不同的旁白描述，然而，畫面、旁白、現場聲音、故事架構，種種因子，究竟哪些可能喚起觀看者的負面情緒？

本研究欲探究的問題聚焦如下：

研究問題一：電視“悲劇性新聞”會引發觀眾哪些情緒以及認知？

這些情緒是否會對觀眾造成心理衝擊（impact）？

研究問題二：不同的悲劇性新聞畫面，是否會導致不同的負面情緒？

悲劇性新聞畫面是否具有引發觀眾負面情緒之共同特質？

其共同特質為何？

本論文希望藉此研究結果省思悲劇性新聞畫面可能帶給觀眾的心理衝擊，並希冀提供電視新聞從業人員未來在製作悲劇性新聞時，一個具有價值的參考依據。